

從芳華到暮霞 畫家伍月柳集眾師所長

創一己風格



《情繫河山話太行》

著名畫家伍月柳是國畫大師趙少昂及黃君璧的入室弟子，為嶺南畫派第三代傳人。她的畫作既有宋元山水幽渺意境的中國色彩，又富有當代藝術在形色意象方面的美學氣質，可謂不囿於一家，集眾師所長，創一己風格，竭力開拓廣闊的藝術天地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今年7月，伍月柳出版了新書《從芳華到暮霞——伍月柳的藝術人生》，將自己的藝術人生分為人生回憶、五十年藝術回顧、繪畫理論與示範、繪畫生涯、追憶師友等部分，讀者從中可一窺她精彩紛呈的人生經歷，對藝術孜孜不倦的追求，亦可領略嶺南派藝術的獨特魅力。「幾年前便有朋友鼓勵我出一本書，講講自己、家人、老師和朋友的故事。疫情那幾年我較少作畫，便口述自己的經歷，請學生幫我記錄下來。」雖已是耄耋之年，她對童年經歷仍記憶猶新，而印象最深刻的，莫過於拜師趙少昂及黃君璧的故事。



伍月柳與恩師趙少昂教授。

難忘師恩 終生受用

伍月柳生於貴陽，童年遷居廣州，後家人相繼赴港工作，她亦於中學時期得以來港與家人團聚。從新法書院畢業後，她遵父親意願去廣華醫院學護士，一學便是四年。「我從小到大都喜歡畫畫，中學時遇到一位教水墨畫的老師，讓我愛上水墨畫。但讀護士學校時，我就停了畫畫，專心學做護士。」任職護士的經歷有笑有淚，她也在那段人生旅程中結識了丈夫趙榮裕醫生，而後來有機會跟趙少昂學畫，也是因為她的丈夫。

事緣婚後伍月柳隨丈夫拜訪一位收藏家朋友，朋友的收藏中大部分是趙少昂的畫作，「我看了覺得很震撼，驚為天人！於是回家後便跟我先生說：『趙老師姓趙，你也是姓趙，你一定要到趙氏宗親會找這位趙老師，讓我跟他學畫畫。』」經宗長引薦，她終如願以償拜趙少昂為師，從此踏上藝術之路，後更與畫家余妙枝同拜趙少昂為契爺。她在書中這樣寫道：「我跟趙老師不只學畫畫，也跟他學做人：待人接物，謙恭有禮，不跟人計較，對學生如對子女一樣，從不大聲喝罵，除非犯錯很大。」

1978年前後，黃君璧每年都來香港住幾個月並教授畫藝，伍月柳從契家姐口中得知此訊，不由心生嚮往，趙少昂便鼓勵她道：「好，跟他學山水好！」於是，她便跟隨黃君璧學習了四



伍月柳早前攜眾學生於廣州高劍父紀念館舉辦「傳承墨韻——伍月柳嶺南水墨傳承師生展」。



伍月柳今年7月出版了自傳《從芳華到暮霞——伍月柳的藝術人生》。



《晨曲》是伍月柳的新作品。



著名畫家伍月柳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

年。「黃老師為人極好，把所有的繪畫方法都傳授給我們，也常常要我們練古人的山水筆法。」得此機緣，她終將黃君璧傳授的古法山水及畫雲之法，趙少昂的渲染技法，以及自己終年寫生的積累三者融會貫通，創造出個人獨有的藝術風格。

作畫極勤 不拘一格

伍月柳活躍於藝壇多年，作畫極勤，畫藝各科兼擅，其中山水畫是她近年來專注的範疇之一，並獨創「月柳皴」。她的個人展覽足跡遍布海內外，舉辦及參加過的聯展不計其數。今年9月，她攜香港嶺南畫會的學生於廣州高劍父紀念館舉辦「傳承墨韻——伍月柳嶺南水墨傳承師生展」，展出60餘幅精選作品。而在剛剛落下帷幕的「《江山如畫》——香港美術家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作品展」中，亦可見到她2023年的作品《山巒春曉》，畫中盡顯山川雅境的空靈和氣魄。

嶺南畫派重寫生，因此嶺南派畫家皆遍遊天下，伍月柳亦是如此。「黃山、長白山、泰山、雁蕩山……」她細數自己去過的名山大川，而最令她醉心的，莫過於太行山的雄偉山勢和形態各異的奇石，「我最鍾意畫太行山，太行山有很多地方可以寫生，也最能啟發我的靈感。」她被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收藏的作品，也正是一幅《太行情懷》。

「寫生對於畫家很重要，但寫生只是自然的再現，寫畫必須經過自己的思考。」伍月柳表示，寫生令畫家對景象有深刻的印象，同時可以操練手筆，而寫生的畫稿亦可作為資料存起，留待創作時參考，「將最精彩的部分移山倒海，最終融匯成為作品。以寫生為基礎，胸中有畫，再大膽創作，便可以事半功倍。」

繼承師志 廣育人才

時光荏苒，恩師仙遊，伍月柳矢志繼承其使命，以培育藝術人才為己任。她自2003年起於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教授中國畫，次年創立嶺南畫會，數年間不僅在港多間學校教授畫藝，亦穿梭於海內外講學，積極推廣藝事，使嶺南藝術得以綿延。擔任美國印第安那波利大學亞洲研究顧問的她，猶記得在美國課堂講學的趣事：有人現場拿出一幅西方人物畫，問她能不能用中式畫法去配合這幅畫，使其成為中西合璧的作品。她即席揮毫，在畫面右下角加上一簇花，頓時贏得雷鳴掌聲。

近年，她除繼續教授舊生外，亦多赴西冷學堂教畫。她喜見如今香港藝術氣氛愈加厚，「現在愈來愈多人鍾意畫畫，年輕人普遍具有創作意識，雖然還沒成熟，但都畫得很不錯。我今年已經81歲，因為身體的緣故，原本已經不想再繼續教畫。但還是決定堅持去教，也想多去外國辦展覽，宣傳我們嶺南畫派。」她堅定地說。



《結子荷塘話秋涼》



伍月柳在美國印第安那波利大學的課堂上，以一簇花為西畫增添中國畫意境。

聆聽

藝術家要建立個人風格

「藝術家一定要建立自己的風格，也應該不斷突破自己。」這是伍月柳常說的一句話。靈感雖天賜，但日常積累亦不可或缺，「首先要認識自己的個性氣質、愛好，並練就扎實的基本功。同時，也要多走出去寫生，多欣賞中西優秀作品，多思考，這樣會慢慢形成自己的風格。」

伍月柳的學生、嶺南畫會主席賴玉蓮笑說：「老師整天都會教我們要開始自己的創作，不要都學她的。嶺南畫派強調與時並進，時代不同，繪畫的題材也未必相同。我正在尋找自己的創作風格。」賴玉蓮與老師伍月柳一樣，正在通過辦展、授課等方式，將嶺南派的藝術不斷傳承下去，薪火不熄。



伍月柳與學生討論作品細節。

王英偉：新導演應走出去傳遞香港文化內核

據香港電影發展局主席王英偉回憶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，新片總愛在年輕人扎堆的午夜場放映，因為那是測試觀眾反應的最好機會。王英偉當年也在那群年輕人中間，感受最前鋒的電影風向與浪潮。

人們常用「盡皆過火，盡是癡狂」來形容那個年代的港產片，王英偉覺得，烘托起這份過火與癡狂的，除了獨樹一幟的電影人，亦離不開一班成熟的影迷。「有導演跟我說，當年每次午夜場上映自己的新作，他們都不敢去，因為不知道結果會怎麼樣，就在附近的餐廳等着，等大家的反應出來了，才放心頭頭大石。」王英偉笑道。



王英偉認為，如今的香港電影題材更多元。

這就形成一種良性循環，在市場的高要求下，港產片不斷推陳出新，警匪片、功夫片，以及無厘頭喜劇等，名震海外，影響至今。「香港電影人比較懂得掌握市場規律。」如周星馳、徐克、許鞍華、王家衛等一代電影人，才情噴薄，以各具風格的作品，支撐起大眾對香港電影的多元想像：既有很藝術的底色，又有很商業的成分，既有「王家衛式文藝」，又有「王晶式通俗」。

新一代電影人多元發展

王英偉忽然話鋒一轉——「如果說電影的多元，我覺得現在比以前更多元。」固然港產片的黃金時代風光無限，造就數不盡的經典，但那道光輝下亦有難為外人道的陰影，比如票房壓力一定程度也滯礙了題材的擴展。「我剛才提到的那幾大類，幾乎在當年壟斷了整個電影市場。」

反觀眼下香港電影業，儘管在很多人眼裏星光黯淡，遠不如昨日光輝，但這段沉澱期卻也給了年輕導演摸索不同類型電影的機會。於是，我們看到了律政片《毒舌大狀》、動作片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、科

幻片《明日戰記》，更有《白日之下》等社會題材電影，以小切口娓娓道來人情冷暖，充滿人文關懷。

「這些都顯示了這一代電影人的多元發展。」一直強調的電影發展最核心是人才，王英偉，最樂意見到後浪大有為，畢竟這些年香港電影發展局在培養人才、拓展觀眾和介紹香港電影等方面下了很多苦功。以資助新導演拍攝其首部劇情電影的「首部劇情電影計劃」為例，王英偉說，過去十幾年間已培養了數十個從未拍過電影的年輕人，其中不少人曾在國際電影節拿獎，並獲得很高的評價。

但新導演羽翼未豐，王英偉清楚，要讓讓香港電影在國際影壇地位更進一步，還要靠資深名導的提攜，這也是「薪火相傳計劃」推出的初衷，邀得王家衛、陳可辛、爾冬陞等人參與，指導、提攜後輩。

「我希望隨着新一代導演、演員的成熟，在我們這些計劃的推動下，再過幾年香港電影會有一些新的氣象出來。」王英偉也希望，這些新導演們能夠順利「走出去」，透過與不同國家及地區合拍電影的方式，傳遞香港文化內核，講好中國故事。同時，亦不忘融入國家電影發展，在這塊潛力無限的巨大市場裏，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番天地。



《白日之下》劇照。